

2010 中国年度童话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◎选编

高洪波 方卫平 ◎主编

谨以此书献给普天之下爱做梦的孩子们！



漓江出版社

每天我的工作及消遣，就是让花草树木发芽，长出嫩绿或娇红的芽尖儿。这是多开心的事呀！我乐此不疲，对那些懒洋洋蛰着睡大觉的芽宝宝，我又是哈热气，又是挠痒痒，非把他们捣鼓出来不可。

——梁慧玲《芽精灵与偷心巫》

重新回到金字塔塔尖位置的波斯猫，开始观察萨摩耶，以决定应该把他放在金字塔的第几层。第二层？不。女主人已经发现，不必多余地讨好萨摩耶，他也会摇着尾巴傻傻地过来巴结。第三层？不。小主人已经不怕萨摩耶了，他甚至敢像骑马那样骑在萨摩耶的背上，抓着耳朵让他“驾！驾”。

——两色风景《家庭金字塔》

就这样，狐狸第一次让一个人类的小孩走进了它的房子。狐狸在后面开始推起房子跑，把房子推上了一道草坡，惊起了无数点萤火，房子被不断加劲地越推越快，渐渐地风呼呼地响起来，最后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狐狸的房子飘在了夜空中，飘到了一朵云的深处。

——杨笛野《云端上的房子》

我的布兜里，鞋里，都装满了珠宝。我的脖子上已经戴了四串，可是，手还是停不下来。我光着脚丫在地上，珠宝硌疼了我的脚底板，最后我觉得我的头发上也粘满了珠宝，我的胳膊上、腿上也全是珠宝。脚趾上、指尖上，也晃动着珠宝。就连我的衣服上也挂满了珠宝。我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珠光宝气，但我还觉得不够，一只手还使劲地撸着珠宝。

——吉葡乐《项链》

国王当即命人把猫的尸体丢出宫外。他怒气未消地踱回寝室，换上睡袍正准备上床睡觉，忽而记起那只猫临死前奇怪的要求。于是，他脱下了身上的睡袍，走到宽大的穿衣镜前一看——怎么回事？国王看见自己竟然是一只用两条后腿站立的黄褐色皮毛的猫咪。

——小算子《猫的荣幸》

责任编辑 周群芳
平面设计 蒙希

ISBN 978-7-5407-4969-9

定价：24.80元



2010 中国年度童话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◎选编

高洪波 方卫平 ◎主编



◆ 潘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0 中国年度童话 /高洪波, 方卫平主编;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.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1.1

(2010中国年度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407-4969-9

I .①2… II .①高… ②方… ③中… III .①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4140 号

2010 中国年度童话

主 编 高洪波 方卫平
选 编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
责任编辑 周群芳
封面设计 蒙 希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李朝晖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邮 编 541002
发 行 电 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00274
邮 购 热 线 0773-2583322
电子信箱 ljcb@163.com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印 制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980 1/16
印 张 18.75
字 数 284千字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4969-9
定 价 24.80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老鼹鼠七粒儿	张秋生 /1
火焰草	范先慧 /5
祈福山的雪	李黎 /14
芽精灵与偷心巫	梁慧玲 /19
火狐狸的秘密	周静 /29
千钟城	范锡林 /39
悲伤王子	欧胜伟 /44
小女巫的棉花糖	李伟 /54
寻找温暖的大白熊	孤傲五叶草 /62
狮子爸爸当模特	宋雪蕾 /69
笑笑爱反话	常立 /71
酒 狐	沈习武 /74
兔的罐头	王芳 /80
誓言塔	关丽梅 /87
月亮巫婆的剪纸店	李浚丰 /92
坏人和美人	流火 /96
出售自己的蛇	妹妹 /101
我变！我变！我变变变！	何绮华 /108
兔子工厂	杨洁敏 /110
在下雨的夜晚遇见妖精	张李 /117
一月的红萝卜	麦子 /123
小熊的名字	玉米风铃 /132
向着潮湿的地方	肖定丽 /134

当鳄鱼遇到熊猫	方素珍 /146
兔子的邀请	郑成楠 /148
雪人可可彩	疾走考拉 /155
蛋糕里的世界	宋妍霖 /163
如果和兔子交朋友	玉米 /166
小丑的花田	早早 /168
蒲公英之城	秦萤亮 /170
谁愿意让兔子讲进故事里	李晋西 /179
云端上的房子	杨笛野 /190
猴子阿姨历险记	
——小老虎粗尾巴讲的故事 ...	孙幼军 /197
土土土	汤汤 /200
黑夜鸟	黄影翌 /206
小猪清洁员	余治莹 /216
幸福像花儿一样	吕丽娜 /218
假话国	伊尹 /220
项链	吉葡乐 /224
我来给你做花盆	余雷 /230
老巫婆和九只猫	杨文芳 /242
小枕头变妈妈	李姗姗 /245
西瓜长刺了	俞渝 /247
蓝花井的咕咚	顾抒 /249
倔犟的蜗牛	刘保法 /263
家庭金字塔	两色风景 /267
幻想池塘	萧袤 /272
妖精的怀表	顾鹰 /281
猫的荣幸	小笋子 /291

老鼠七粒儿

张秋生

一

1 我认识一只名字会换来换去的老鼠，他的名字叫七粒儿。

2 老鼠的胃口不是很大，他每天早晨、中午和晚上，每餐都只吃七粒谷子，所以名字就叫七粒儿。

3 再说，老鼠家中的存粮也不丰裕，每餐饭吃七粒谷子，日子也是过得紧巴巴的。

4 那天，老鼠七粒儿在算家中还有多少存粮，够不够吃到明年的春天。他算来又算去，还缺一个月的粮。这事让七粒儿有点发愁，他要是不在冬天前补充家中的粮食，冬天的最后一个月，他会挨饿。

5 再种谷子是来不及了，那是春天才干的活儿。他必须出门去捡树下还没有被人捡走的干果子，刨埋藏在地下的一些植物的块根。

6 说实话，这些干果子和植物的块根，并不像谷子那么又香又脆，嚼起来好吃。可是为了不挨饿，他们必须以那些味儿酸酸、又苦又涩的干果和块根作为自己的补充食品。

二

那天，七粒儿又去寻找食物了。





他路过路边的一幢小房子前，看见有一只小男孩鼴鼠在伤心哭泣。

七粒儿问小鼴鼠怎么了。

小鼴鼠指着已经被破坏得东倒西歪的小屋子说，昨天晚上两只凶恶的黄鼠狼闯进他们的家，抢劫了他们家的东西，还吃掉了他的爸爸和妈妈。幸亏小鼴鼠个头小，爸爸把他藏在小壁橱里，才没被发现。

七粒儿瞧着这只可怜的小鼴鼠，他决定收养他，要不小鼴鼠还会遭受更大的不幸。

瞧着眼前这位很慈祥很温和的老鼴鼠，小鼴鼠不再哭泣，他抹干眼泪说：

“我可以叫你爷爷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你叫我的名字七粒儿也行。”

“不，我还是叫爷爷，谢谢你收留我！”小鼴鼠跟着七粒儿回家了。在七粒儿的家中，小鼴鼠每餐饭能吃上四粒谷子，七粒儿呢他只能吃三粒谷子。因为他觉得小鼴鼠正在长身体，必须吃得多一点。自己吃少一点没关系。实在饿了，他就吃些干果子和块根。

从此，那只小鼴鼠的名字就叫四粒儿，老鼴鼠七粒儿的名字也就换成了三粒儿。

三

有一天，老鼴鼠三粒儿正从外面找食物回来，他看见小鼴鼠四粒儿独自在桌前数着什么。老鼴鼠上前一看，桌上放着一只小布袋，四粒儿正在数着一小堆金黄的谷粒：

“一粒，两粒，三粒，四粒……”

啊，小鼴鼠身上还藏着那么多的谷粒。

老鼴鼠很生气，他对小鼴鼠四粒儿说：

“我省下口中的粮食养活你，而你却藏着那么多谷粒独自享受，真没良心……”

听到这话，小鼴鼠四粒儿跑到门外伤心地哭了起来，他哭了整整一个上午。

老鼹鼠三粒儿想，一个没良心的孩子是不会哭得这样伤心的，他会不会受了什么委屈？

老鼹鼠过去问小鼹鼠，小鼹鼠说：“我不是一只没良心的鼹鼠。这是我爸爸藏起来的谷种，爸爸说过，这是非常优良的谷种，明年春天种下它就能收获很多颗粒饱满的谷子，我们再饿也不能吃一粒。”

“你一粒都没吃？”

“是的。当黄鼠狼闯进我们家，我躲在壁橱里，怀里揣着这包谷种饿得头昏眼花也没有吃过一粒。后来遇见了你，我想等明年春天给你一个惊喜，只要种下这些谷子，我的鼹鼠爷爷就会有吃不完的谷子了……”

老鼹鼠上前使劲儿抱住了小鼹鼠四粒儿，说：“三粒儿这个老东西真不讲理，错怪了小鼹鼠四粒儿！”

“不，爷爷。你是最疼我的好爷爷！”

四

第二年春天，老鼹鼠三粒儿和小鼹鼠四粒儿一起种下了这些谷子。在他们的辛勤耕作下，他们获得了丰收。

老鼹鼠三粒儿，从来没有收获过这么多的谷子。

瞧着满仓金灿灿的谷粒，小鼹鼠四粒儿说：

“我们有吃不完的谷子了！”

“不。”老鼹鼠三粒儿亲切地对小鼹鼠四粒儿说，“世界上没有吃不完的谷子，只有收获不完的谷子。再说，这谷子品种太好了，我们得送一些给朋友们，让大伙都能种出好庄稼来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小鼹鼠四粒儿说，“我们得省着点吃，多给朋友们送去一些颗粒饱满的种子……”

五

从这一天开始，老鼹鼠每餐饭能吃上六粒谷子了。他说这足够了，因为他变得更老了，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大。小鼹鼠呢，老鼹鼠认为他长成大鼹鼠





中国年度童话

了，必须吃得更多，每餐饭要吃上九粒谷子。

打这以后，老鼴鼠六粒儿和小鼴鼠九粒儿，时常背上金灿灿的谷粒，去朋友家串门……

选自上海《少年文艺(上半月刊)》2010年第1期

精彩点评

童话作家张秋生的“小巴掌童话”以其短小精悍的特点深得读者喜爱，这篇童话也不例外，闪光点之一是通过不断变化的名字展示了老鼴鼠对小鼴鼠无私的爱。此外，作者巧妙地设置了起承转合，使得情节的发展张弛有度。其中，老鼴鼠发现小鼴鼠偷藏谷粒这一情节把童话的发展推向高潮，“无私”与“自私”的矛盾毕现。当小鼴鼠解释这是谷种，来年丰收，鼴鼠爷爷会有吃不完的谷子时，矛盾消解。读者这才发现，原来“爱是相互的”。

(马皓月)

火 焰 草

范先慧

- 1 毕业后，我回到爷爷曾经住过的地方。
2 这是一条长长的，叫做苜蓿园的大街，平日里异常安静。
3 在这条安静的街上，有爷爷留给我一家小小的花店。
4 刚搬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——那是有关于住在我对门的邻居的。

5 他的居所就坐落在街的对面。我偶尔从街边张望一下：在那扇临街的窗子后面，倚着一个深灰色眼睛的男子。他静静地坐在那里，胳膊肘斜靠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从街边走过来，猫一般神秘莫测。当我的目光和他相碰时，他只冲我微微一笑，随即消失在虚寂的窗后。

- 6 日子一天天过去。
7 冬日里的一个清晨，我独自坐在落地窗边望着屋外如云一般氤氲不散的大雪，心中不免有些淡淡的忧虑。

8 门铃“叮咚”一声，我回过头，看见住在我对面的神秘人——那个深灰色眼睛的男子正大大咧咧地推门进来。

9 “你好！”我的邻居第一次和我打招呼。

10 “要买花儿吗？”我站起身来看着他。

11 “我要一棵千年火焰草。”

12 “什么草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
13 “火焰草。”他平静地说，“一种生长在活火山深处非常罕见的开花植物。”





“抱歉，我从没听说过这种植物——据我所知，任何一种植物都不可能在火山里生长。”

我的邻居用他那双特有的灰色眼睛注视着我：“小姑娘，我已经观察你许多日子了，只是你没在意而已——能让我四处看看吗？”

“那可不行！”我的情绪显然更加焦躁了，甚至还有些生气。我似乎终于明白，为什么这条街上会流传着这样和那样一些奇怪的传闻。

站在我面前的人，究竟是敌是友，是神祇还是恶魔？

“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”我拦住他说。

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一步一步有礼貌地退到门边，随手从花架上取下一把含苞待放的花儿：“嚯，淡绿色的风信子，很少见啊！”

“是的，非常稀有。这是为新的一年特别培育出来的。”我说。

“可以买这一束吗？”他问。

“当然。”我打开彩纸，拿出花结，忙碌开了。

一会儿工夫，一束鲜艳欲滴、宛如包裹在梦幻里的淡绿色花束被递了过去。男子拿着那束绝美的花儿饶有兴味地打量我：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芷蒹。”

“很动听……”他说，“芷蒹，把手伸出来好吗？”

正当我迟疑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这束花儿交到我的手上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送花给别人，但愿没送错。”他推门出去时回过头来说，“我要说的话，全在这把花束里……再会！”

我捧着花束不知所措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。

其实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得到别人送的花——这样美丽，这样清新，默默地在大雪纷飞的寒气里，温暖而安静地绽放着。

——我要说的话就在这束花里。我不完全明白这话的意思。

淡绿色风信子的花语是：如果你想没有秘密，必先拥有善良的心。

我把“今日歇业”的牌子挂到门口，默默拉上窗帘。

花店的后面是一间老屋。

我推开门，用手指在一块深色的胡桃木上轻轻敲了三下——砖墙缩了进

去，面前耸出一扇一人高的浅金色大门。推门而入，一片广袤无垠的花园凝聚了世界上所有的色彩和馥郁气息，气息扑面而来，目所能及之处，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花异卉在各式各样的园地中争奇斗艳，芳馥延绵。

我回身关上门，小心翼翼地在花间游走，穿过紫色佛手藤蔓和银色蘑菇花径，径自走到墙角处的一座壁炉旁。炉子里的火燃得正旺，火星迸射。

世界上仅存的那棵千年火焰草正在它的深处呼吸，成长。

这一直是我的家族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几个世纪以来，我的祖祖辈辈都无微不至地照顾它，为了守护它的安危，甚至流过血，丢过性命。

可是就在几天前，这棵火焰草忽然间失去了往日的生机，变得萎靡不振。它不耐烦地蹲在炉底吞吐着火舌，几片修长的叶子朝着不同方向没精打采地耷拉着，叶片泛黑，瑟瑟地蜷缩着，像是一枚即将燃尽的焦炭。

次日，我套上厚厚的羽绒衫，走到对面的街上，用指尖迟疑地触碰那扇厚重的门。就在这一刻，一只纤细的手毫不犹豫地在我之前叩响了门扉。

敲门的是一个女孩，十来岁的年纪，踮着脚，小脸冻得红扑扑的。

“还是让我来吧！”我说。

“谢谢！”她仰脸问我，“姐姐，你也是来找‘黄丝结’的吗？”

“他的名字叫‘黄丝结’吗？”

“那只是个绰号，”小女孩说，“一个魔幻术士的绰号——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传说，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。”小女孩的眼中充满了清澈如水的希冀。

正说着，我们面前的门缓缓打开了。

“姑娘们，你们来得挺准时，”“黄丝结”站在门里大声说，“和我料想的一样。”

他穿着厚厚的大衣，踏出门来。

“你要到哪儿去？”小女孩急了，拉住他，“请你救救我爸爸！”

“黄丝结”轻轻地拍了拍小女孩的肩膀：“孩子，我们这就去！”他转而看着我说：“芷蒹，我知道你会来——你愿意先陪我们去看看这孩子的父亲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拉上羽绒衫的帽子——外面冷得厉害，风雪很大。我们一脚深，一脚浅地在大街上走着。大街上白茫茫一片，什物不变。

路峰一转，我们进入一条狭窄的小巷。巷子两旁坐落着一溜儿低矮房





屋，窗子大多是用厚厚的塑料袋和牛皮纸糊起来的，耀武扬威地在凛冽的风中呼呼作响。巷子的尽头，我们挤进一间破旧的小屋。

屋里几乎和屋外一样冷，只是风小些。

我看到床上躺着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，形销骨立，奄奄一息。他的全身用棉被严严地裹起来，一动不动。他的脸朝向墙里，面容看不真切。

“爸爸！”小女孩跑过去，扶住男人，“他来了，我把他找来了！”

男人转过脸，我禁不住惊叫了一声。

“黄丝结”扶住我说：“别怕，他的脸和全身是被高温锅炉烫伤的——那是一次非常可怕的故事。”

“你似乎什么都知道，”小女孩趴在父亲身上轻轻地说，“爸爸是为了救别人脱险才弄成这样的……”

一时间，房间里只能听见外面呜呜的风声。

良久，“黄丝结”对我说：“走吧。”

当我们转身时，女孩站起来一把拉住“黄丝结”的衣襟：“别走，爸爸……没救了吗？”

“黄丝结”蹲下身来，暖着孩子的手：“别怕，小鬼，现在还不是时候——三天后我会回来。这几天里，答应我好好照顾爸爸，行吗？”

“真的会回来？”小女孩将信将疑。

“无论是否能医治，我答应你一定回来！”“黄丝结”在门口和孩子拉了拉钩。

我和“黄丝结”走在凄清的大街上，谁也不说一句话，就这样，回到了长长的苜蓿园大街。

“到我家去吧，你快冻坏了。”他打开门，让我进去。

我一屁股坐在软软的沙发上。

他抬起头来，呼的一声，炉火便猎猎燃起来了。

“非常冷，不是吗？”“黄丝结”对我说。

“嗯。”我捧起一杯热热的茶。

这些茶是茶壶自动倒出来的，悬浮在半空中。

“现在，你愿意和我谈谈关于火焰草的事儿吗？”他倚在壁炉边看着我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我说，声音竟有些哽咽，“那是我家最珍贵的宝贝，爷爷唯一的遗物。”

“我能理解。”他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任何人离开亲人的时候，心情都特别难受。”

他的手在半空中打了个响指，火苗呼的一声从空中蹿出来，凝聚在他的指尖。

“火是一种剧烈的化学现象，但有一种说法是：它们是由无数活泼而细小的微粒构成的物质实体。”“黄丝结”看着这簇火苗，缓缓地说，“这种微粒既能同其他元素结合，也能以燃烧的方式存在。当大量游离的火微粒聚集在一起时，就形成了耀眼的火焰，它弥散于大气中，给人以温暖的感觉，人们谓之‘燃素’。”

“燃素是具有灵力的。很久以前，一位术士把火的灵力保存下来，注入到某一植物中，就形成了火焰草，它因凝聚千年燃素的精华，号称永世不灭……”

“可是，就在一个星期里，它烧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旺盛了。”我忍不住接过话茬，“我不知道该怎样保护好它……”

“这问题的确棘手，”“黄丝结”说，“可现在我要同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，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！你也看到了，那小女孩的父亲由于重度烫伤正卧病在床。医生救不了他，如果没有火焰草，我敢打赌他活不过三天。”

“火焰草能做些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火焰草因燃素的灵力而生机勃勃，具备让一切抗火复原的功效。把它从火中连根拔起，用淬火的铁杵捣烂，再加入我特制的硝石药引……”

“这怎么行！”没等他说完，我就大叫起来，“我绝对不同意！火焰草是我的传家宝，这样的话，它会死的！”

“黄丝结”用那双深灰色的眼睛看着我，定定地说：“是的，姑娘，你说得没错儿，它会死的。但，有什么比救人更重要的呢？火焰草千年出世一次，而人的生命，以及随之诞生的延绵亲情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可一旦逝去，就永远不会回来了——就像你的爷爷，就像你所曾经失去的一切……”

诚然，这样的话语让我抵挡不住，没等他说完，我已经用双手捧住面





庞，让泪水淹没了我的眼睛。

三天后，我抱着空空如也的火炉花盆在风雪中伫立着。

“黄丝结”把一颗小小的、闪着火色珠光的药丸交到我的手上。

“瞧，这就是用火焰草做的药——我想我们还来得及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不去了，”我说，“我愿意呆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……”

我坐在花店里等了许久。

一整天都在焦急地等待。

终于，傍晚时分，我听见有人敲门——是那个头儿矮矮的小女孩。

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雀儿，兴高采烈地拍打着我的门窗。

“姐姐，姐姐！爸爸的病好了，真的好了，真是个奇迹！”

我开门把她让进来，给她泡上一杯热乎乎的薰衣草蜜汁。

“该谢的人是‘黄丝结’，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“药是他做的。”

“可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姐姐失去了最心爱的东西，”小女孩低下头，“我真的非常非常地抱歉……”

我欣然把她抱在膝上，情不自禁地吻了她一下：“你的笑容远比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重要，我终于明白了。”

“姐姐，给你看样东西——”小女孩用一只手捧着我滚落泪珠的脸，另一只手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卷。

纸卷展开，这是一株新鲜的水培绿萝，枝子绿莹莹的，坚韧挺拔；叶子纹路清晰，透着美丽的油光。我取来一只花瓶，把它插起来。

“真漂亮！”我由衷地说。

“喜欢吗？”小女孩搓着衣角，局促地对我说，“‘黄丝结’让我送一株亲手培育的绿色植物给你，我只找到这个……”

“为什么要送给我这个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——但是，你是喜欢的，是不？”

“当然！”我擦了擦眼睛。

“姐姐，别哭了好不好？”

“不，没有，真的。”

夜色在窗外缓缓地弥散开来。我把小女孩送回家，回来以后，独自一人趴在桌上，看着这株小小的绿萝。

它大约三寸高，左右打开的两片心形的叶子，和我的火焰草几乎一模一样。我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又一次落下来。爷爷不会怪我的——虽然火焰草没有了。就这样，我趴在桌上睡着了。

梦里，我看到了爷爷，他从来没有在梦里这样的清晰，露出这般欣慰而安详的笑容。正当我要投入他的怀抱时，时钟刚好敲响了12下。

我揉揉惺忪的睡眼，一下看到“黄丝结”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着实吃了一惊，一下站了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轻声地说，“我只是，想给你一个惊喜……”

“你已经做到了。”我说，“小女孩非常开心，我心里也感到好过多了。”

他走过来，拭去我眼角的一颗泪珠：“嘿，虽然心里好多了，其实还是很想要回你的火焰草吧？”

“关你什么事！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他踱到桌边，举起那瓶小小的绿萝：“爱哭鬼，给你变个戏法好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睁大了眼睛。

“黄丝结”不紧不慢地把花瓶托在手心，把指尖沾着的那颗眼泪滴在绿萝那片碧绿的叶片上——柔和的叶片立刻变得狭长起来，闪着柔和的银光。随后，他从衣兜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纸包，把里面的如烟尘一般的东西倒入窄窄的透明花瓶里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还没等我问完，“黄丝结”就把指尖放在嘴里咬了一下，霎时，一滴珠状的血轻轻地落入花瓶里。当血和花瓶里的混合液体融合的一瞬，霎时腾起一片灼热的火光！

火苗迅速向上蹿着，不一会儿，这瓶绿萝便连同花瓶一起，在他手中燃成灰烬……

“你都干了些什么！”我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，“快赔我的绿萝！这是你第二次从我手中夺取最宝贵的东西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“别叫，赔给你这个吧！”“黄丝结”一手按住我的肩膀，一手从兜里